

京腔京韵话北京

宗春启 著



文史密码

北京山  
北京山

北京山  
北京山

京腔京韵话北京

宗春启 著



# 地名

文史密码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 
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地名·文史密码 / 宗春启著. — 北京: 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, 2019. 2

(京腔京韵话北京)

ISBN 978-7-5592-0239-0

I. ①地… II. ①宗… III. ①地名—介绍—北京  
IV. ①K92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295205号

总策划: 李清霞

责任编辑: 董维东

执行编辑: 朱佳

责任印制: 彭军芳

装帧设计: 金山

京腔京韵话北京

# 地名·文史密码

DIMING · WENSHI MIMA

宗春启 著

出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
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

地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

邮编 100120

网址 [www.bph.com.cn](http://www.bph.com.cn)

总发行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
发行 京版北美(北京)文化艺术传媒有限公司

经销 新华书店

印刷 天津联城印刷有限公司

版印次 2019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

印张 1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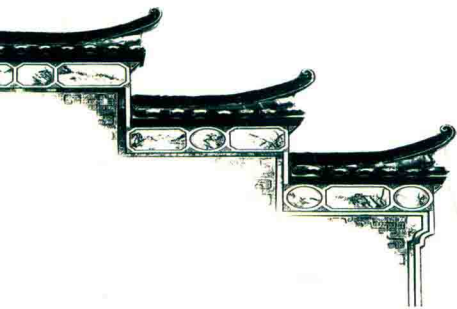
字数 188千字

书号 ISBN 978-7-5592-0239-0

定价 88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由本社负责调换

质量监督电话 010-58572393



## 前记 地名，不只是个符号



地名是什么？许多人会说，这还用问：地名地名，一地之名。不就是一个符号嘛！我说不是，地名不仅仅是一个符号。

地名是一张名片，承载着许多文化信息。

一地之名，或许标志着其所在的地理位置和地形特征。渔阳，它境内有渔山、渔水，治所位于渔山之南、渔水之北；三河，境内有三条河流过：七渡河、沟河、白河；平谷，四周皆山，中则平地；密云，境内有密云山；房山，境内有大房山。

一地之名，或许显示着其不同的年龄和经历。同样是“州”，幽州，黄帝流共工于幽州——远古时代就有了；北京东边的通州，金天德三年（1151年）置，则只有不到一千年的历史。历史长则变迁多。例如昌平，本是汉朝旧县，属上谷郡；到后汉，属广阳郡；晋属燕国；隋大业初，昌平属涿郡；唐朝，昌平属幽州；五代时，昌平一度为燕平县；辽代恢复了昌平旧名。再如延庆，唐武宗时置儒州，为燕云十六州之一；后晋割给契丹；辽废儒州，使所领之缙山县改隶德兴府；元升缙山县为龙庆州；明永

乐年间为隆庆州，隆庆年间改隆庆州为延庆州。而北京市的丰台区、石景山区，都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初，经历就简单多了。

一地之名，或许浓缩着其不寻常的历史变故。龙虎台，位于昌平之西北、居庸关之南。它“高平宽敞，有虎踞龙盘之势”。元朝皇帝往返上都和大都之间，车驾年年驻蹕于此。明朝初年，朱棣几次率兵扫北在此扎营，归途时在此犒赏群臣将士。永乐二十二年（1424年）夏四月，朱棣又一次率兵北征，三个月后他死在了归途中，是装在锡制棺材里抬回北京的。明朝末年，李自成经过这里，打进了北京。清光绪二十六年（1900年）夏天，八国联军攻进北京，慈禧、光绪经过这里狼狈出逃。1926年，吴佩孚的直系军队加上张作霖的奉系军队共三十多万人，在这里与冯玉祥的国民军交战。1937年8月，中国军队在此与日本侵略者激战十九天，狠狠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，粉碎了其“三个月灭亡中国”的狂想。龙虎台，见证着北京从元代到现代的风云变幻。

岁月消逝，时过境迁，地名所负载的信息也在无可奈何中消减着。以北京东边的通州为例，北京人都知道，那里已是城市副中心。可是又有多少人知道：此地称通州始于金代，并且跟完颜亮迁都北京有直接关系。为迁都，完颜亮扩大了燕京城，使北京向着成为全国的政治、文化中心迈进了一大步。可以说，通州这一地名的出现，是北京政治地位提升的结果。可是，由于完颜亮在史书上的名声太坏，他的功绩被人们有意无意地忘却了。于是附着在“通州”这一地名上的信息量，便消减了许多。

再如北京的农村，有的叫庄，有的叫屯，有的叫营，有的叫村。为

何有此不同？叫庄者，多为皇家、官家之庄园；叫屯者，当是安置移民的产物；叫营者，当初或许有军事化色彩。从回龙观向北，沿途依次有朱辛庄、史各庄、定福皇庄，东边还有个豆各庄。笔者发现：朱辛庄并无朱姓村民，史各庄、豆各庄也无史姓、豆姓（或窦姓）村民。那么这些村名是怎么来的？有当地人解释说：朱辛庄者，乃“朱兴庄”也，希望朱姓家族兴旺；史，乃“屎”的谐音，意思是“猪”越向北拱越吃香。此说或许荒诞，然而可以说明：这些村名不是自然产生的，而是有意为之的结果。

即使那些自然村，有些村名中也含有文化信息。由北京新机场的选址，人们听说了一个村名：求贤。这个村名好雅！求贤村之东，还有一个礼贤镇。求贤若渴，礼贤下士，这是明君的优秀品质之一。国有贤士，政通人和，于是社会安定、百姓永乐——安定、永乐，也都是附近的地名。如果拿着北京地图用放大镜找一找，类似的地名还能找到一些，如讲礼、仰山（善）、信义、义和、广德、百善、良善、魏（为）善、丰善（贍），等等。这些村名地名，反映着当时社会的主流道德观，包含着统治者对百姓的教化。有些，则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比如“大有”这个村名，北京郊区不止一处，海淀颐和园北宫门外就有一个，大兴还有一个。

城市在扩大，一些农村融入了城市。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，使洼里、洼边、龙王堂、关西庄、下清河五个自然村在地图上消失了。有些地名即使还保留着，其负载的信息也被人遗忘，时间一久便无处可寻了。长辛店镇有个老地名叫杨公庄，这个“杨公”是谁，哪个朝代的，已经无人

知晓。凤凰岭东麓，有村名叫“抬头村”，当地村民不知村名的来历。从抬头村北上，有地名曰“贯市”。有清代学者考证：“贯市”者，乃“观石”也。由此地抬头望山观石，山石如画，美不胜收。游子过客路经此地必驻足抬头观望。我想，这便是“抬头”村名的来历吧。

地名上信息的消减、遗忘还不值得担忧。令人担忧的是，取而代之的可能是一些虚假的、荒谬的信息。诸葛亮躬耕读书的南阳究竟是在山东还是在河南，三国赤壁究竟是在武昌还是在黄冈，无论争执的结果怎样都无关紧要。宋代的和尚找来一块石头把它破成两半放在甘露寺，说这就是刘备和孙权剑劈的“狼石”，满足一下旅游者怀古之幽情，也无伤大雅。而把白浮泉题写为“白浮之泉”，说朝宗桥之得名是因为皇帝经此去“朝拜祖宗”，把本是龙王庙的大王庙标名为“岱王庙”……这类的例子多了，则标志着地域文化的流失，这比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牧场变成沙漠更令人担忧。

有人比较相信专家。专家的话不说是一言九鼎，也是九牛难撼。专家随口一说，就可能是永恒的、颠扑不破的“真理”。有专家说，拒马河北岸的“地下长城”是宋代修的——明明在辽国境内，怎么会是宋人修的呢？有专家说，昌平白浮泉是大运河的源头——大运河在隋代就挖成了，怎么会在元代才有了源头？在这本书里，收进了我对于一些专家定论不自量力的质疑甚至校正。比如朝宗桥的督建者、明代正统年间的工部侍郎，顾炎武说是王永寿，我考证应该是王永和。再比如关于北京城的中轴线，专家说是元代就划定的，元皇宫坐落在这条中轴线上。我认为不是，元朝

的皇宫在明清紫禁城西，有史料为证。还有昌平的白浮山，被专家与神山混为一谈……然而我知道，人微言轻，可能不足以动摇专家们的定论，就算姑妄言之吧。

笔者是学新闻的，从事的职业是办报纸。专业和职业使我形成的思维习惯，就是凡事总爱问一个“为什么”。不是有那么一句名言吗：“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。”我觉得读书最大的乐趣就是：推翻别人的定论，找到自己的答案。上大学时参观展览，见在《聊斋志异》作者蒲松龄画像之下有段文字：“蒙古族作家蒲松龄”。我便询问展方：“说蒲松龄是蒙古族有何根据吗？”展方没有正面回答，却指给了我一条瞎道。瞎道我也走了。原来说蒲松龄是蒙古族，根据是他祖上有个人叫蒲鲁浑——这肯定不是汉族人的名字。然而我发现，这也不是蒙古人的名字，而是一个女真人的名字。当然，仅凭一个名字就判断一个人的民族，理由同样不充分。汉人起胡人名、胡人起汉人名，历史上和生活中都不少见。金国有个大将名叫粘罕，这个名字还可音译为“尼堪”。在女真语里是什么意思？汉人！仅从这个名字看，他究竟是女真人还是汉人？一个姓朱的中国人起名“朱可夫”，一个姓安的父亲给他的女儿起名叫“安娜”，一位女同事名叫“谷丽雅”。凭这些名字就断言他们是俄罗斯人，肯定是荒谬的。

人名如此，地名亦如此。有些奇怪的地名是怎么来的？笔者特别想知道其究竟。从上大学时起，笔者就给北京晚报副刊《五色土》写一些小豆腐块。第一篇写的是笔者插队所在地的古长城，然后是沙河古城的历史。这还真得感谢编辑李凤祥老师，在他的鼓励下我开始了解北京史，并对一

些胡同的名称产生了兴趣。

在我关注胡同名称的这些年里，一些胡同相继消失了，有的连一点痕迹都没留下来。为了给这本书配上几幅照片，我专门去什刹海北岸去找那条“一溜胡同”。我向一位北京爷们儿打听：“请问您，去一溜胡同怎么走？”北京爷们儿笑了：“早就没了！”我不甘心：胡同没了，连个标牌也没有了吗？“胡同、房子都拆没了，胡同的标牌往哪儿钉？”我说：“能找到这几个字也行。”旁边一位大嫂搭话了：“这几个字倒是还有。”我赶紧问在哪儿。大嫂说：“银行边上，有一井盖儿，上面有这四个字。不过它写得不对。应该是义溜，主义的义，它写成大写的壹了！”我问：“好找吗？”北京爷们儿说：“你就捋着河边儿往前走吧。”我道过谢，开始寻找那个银行。银行倒是找着了，但是正在施工，周围用挡板围着。我在银行周边转了两圈儿，端详了无数个井盖，就是没找到“壹溜胡同”。我想过几天再去找找看，等那些围挡撤了，说不定能找到。令人感叹的是：北京有多少胡同消失了，连痕迹都没有了！

若干年前，“胡同”一词究竟是何意，尚存在几种说法。在我之前，北京日报社有位曹尔泗前辈，就主张胡同是蒙古语“井”的说法。而我的贡献则是：不但“胡同”一词是蒙古语，有些胡同的全称——例如“锡拉胡同”也是蒙古语，而且是元大都时代遗留下来的。这本书里，胡同名称的考证约七千字，占据了相当的一部分，是我关注多年的成果。元大都时代距今已经六七百年了，再后经历明清两朝、民国，至今天，北京城市面貌几经沧桑，胡同名称的变化很大，一些地名的来历已经难以确考。还有

些胡同名可能也是源于蒙古语的，如菊儿胡同、鞑儿胡同、罗尔胡同等，很想都考证出来，但我会的几句蒙古语太不够用了，只好一有机会就请教蒙古族同胞。前内蒙古自治区记协主席阿古拉先生，对我的考证给予了充分的肯定。我刚一说出“帽儿胡同”“蚂螂胡同”，阿古拉先生随口说出“死井”“饮牲口的井”。在这里谨向阿古拉先生和所有帮助过我的蒙古族同胞表示谢意。

更应该感谢的是编辑出版这本书的出版社和编辑们。没有他们的精心策划和编辑，我的这些文章只能在博客里睡大觉了。

地名是密码，里面隐藏着许多人文、历史。我试图破解它们，也许破解得对，也许破解得不对，不管怎样，都是一种有益的探索，都使我从中得到了乐趣。北京的地名浩如烟海，需要破解的谜太多太多了。我希望通过这本书结识更多的有共同兴趣的人，一起切磋、一起探讨，从中发现更多有趣的历史。

宗春启

2018年5月10日



# ····· 目 录 ·····

前记 地名，不只是个符号 / 001

## 第一辑 城区篇

- 幽州：得名于永定河谷 / 002
- 燕京：成为辽代之陪都 / 005
- 中都：金仿汴京建燕京 / 008
- 大都：元依琼岛筑皇城 / 013
- 北京：朱棣迁都定京师 / 020
- 北土城：大都曾是哪吒城 / 025
- 金水河：河水来自于金海 / 032
- 长安街：与唐长安城无涉 / 039
- 宝月楼：非为金屋宠香妃 / 042
- 什刹海：并非因有十座庙 / 046
- 白塔寺：东城为何无塔 / 051

- 西裱褙：于谦之名昭日月 / 059  
银锭桥：汪埋炸弹不在此 / 064  
胡同：的的确确蒙古语 / 069  
胡同：因井成巷又成市 / 071  
胡同：怪名原来非汉语 / 075  
老虎洞：本与老虎无关系 / 082  
俗语：“东富西贵”是互文 / 085

## 第二辑 京畿篇

- 通州：转漕连艘建粮仓 / 088  
丰台：或是元人“远风台” / 096  
昌平：为护皇陵而东移 / 103  
房山：金陵南迁设为县 / 110  
将台：徐达当年点兵处 / 117  
金口河：三开三堵为何来 / 121  
白浮泉：龙泉不是神山泉 / 129  
张坊：地下长城何人修 / 138  
张家湾：张瑄督海运至此 / 142  
菑屯：这个名称有点怪 / 147  
拨子：原来曾是烽火台 / 150  
西山：碉楼原是何人筑 / 153

- 八里桥：咸丰年间曾染血 / 159  
南口：风云际会大舞台 / 164  
仙枕石：古人石上留痕迹 / 171  
回龙观：原是明代玄福宫 / 176  
沙河古城：负此嘉名曰“巩华” / 178

### 第三辑 陵庙篇

- 张家坟：石人石马张辅墓 / 186  
承恩寺：或与刘瑾有关联 / 192  
广渠门：督师祠墓今犹在 / 198  
碧云寺：魏忠贤墓之兴灭 / 204  
鹿马山：思陵往事堪唏嘘 / 211  
太子峪：当是太子朱见济 / 218  
朱家坟：嘉庆老师朱珪墓 / 223  
七王坟：慈禧伐树事有无 / 227  
恩济庄：李连英墓中无秘密 / 237  
菜市口：两个官员被砍头 / 243  
陶然亭：赛金花墓无踪迹 / 247  
南沙河：杨增新魂系新疆 / 252  
香山麓：余生居士贵福墓 / 256



第一辑  
城区篇





## 幽州：得名于永定河谷

---

古书中说：“燕曰幽州”，即是说北京地区古代为幽州。

幽州之名，始见于《尚书》：“流共工于幽州。”——将共工流放到幽州，可见古时候的幽州为荒野之地。

《辽史·地理志》云：“南京析津府，本古冀州之地。高阳氏谓之幽陵，陶唐曰幽都，有虞析为幽州。商并幽州于冀（州），周分并（州）为幽（州）……（周）武王封太保奭于燕。秦以其地为渔阳、上谷、右北平、辽西、辽东五郡。汉为燕国……后改复置幽州。后周置燕及范阳郡，隋为幽州总管。唐置大都督府，改范阳节度使。安禄山、史思明、李怀仙、朱滔、刘怱、刘济相继割据……自（后）唐而（后）晋，高祖（石敬瑭）以辽有援立之劳，割幽州等十六州以献。（辽）太宗升为南京，又曰燕京。”

《辽史》这段记载把幽州之得名到升幽州为辽南京的经过说清楚了。那么，为何燕地又称为幽州呢？

幽州之得名，因有幽都山。《山海经》：“北荒有幽都之山。”幽者，深也；都者，高也。幽都，又谓之幽陵。陵者，深谷也。《诗经·小雅·十月之交》：“高岸为谷，深谷为陵。”北荒之山由于峰高谷深，所以叫幽都山。

若以“秦以其地为渔阳”来看，幽都山似指燕山。渔阳治所在今天津蓟州区。《日下旧闻考》中引述《图经》的话说：“渔山在

（蓟）城西北三里，高百余丈，周五里，郡在此山之南，故曰渔阳；水绕山下，故曰渔水。”

若以北京地区地理形势来看，幽都山似乎既包括燕山也包括西山。因为州境内既有桑干河，也有大安山。更能说明问题的，自然还是幽陵。今地图上，仍有个叫“幽州”的地名。它的位置在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境内、官厅水库的下游。为何此地叫“幽州”，因为位于永定河河谷北口。由此看来，幽州之名源于幽陵，幽陵之名源于永定河河谷。

幽州北有燕山，西有太行，东临沧海，南控黄河。司马迁说：“燕亦渤、碣之间一都会也。”这是说幽州的地理位置。

汉代的晁错在其《盐铁论》中说：“燕之涿、蓟，富冠海内，为天下名都。”晁错这是从经济角度说的。

汉代的《河图括地象》说：“燕，却背沙漠，进临易水，西至军都，东至于辽，长蛇带塞，险陆相乘也。”这是从军事角度说的。

《朱子语类》是这样描述幽燕之地的：“冀都山脉从云中发来，前则黄河环绕，泰山耸左为龙，华山耸右为虎。”

明人黄训著《读书一得》中说：“幽州之地，左环沧海，右拥太行，北枕居庸，南襟河济，诚天府之国。而太行之山自平阳之绛西来，北为居庸，东入于海，龙凤飞舞，绵亘千里。重关峻口，一可当万。独开南面，以朝万国，非天造此形胜也哉！”

明《舆地指掌图》说：“京师形胜甲天下。”

孙承泽在其《春明梦余录》中说：“幽燕自昔称雄，左环沧海，右拥太行，南襟河济，北枕居庸。苏秦所谓天府百二之国，杜牧所谓